

新豐叢文

死的徘徊

田 聖



新豐出版公司印行

新豐文叢

9

長篇創作

死的非道

田 莖 著

新豐出版發行

權 印	版 翻	有 禁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死 的 徘徊

著 作 者

田 莖

出 版 者

新 豐 出 版 公 司

總 經 售 處

新 豐 出 版 公 司

上海北京西路三九六號

自 生 書 店

重慶中央公園口西三街十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

渝初版(一〇〇二)

新 豐 文 叢

火 葬

老 舍 著

大 地 的 城

豐 村 著

牛 天 賜 傳

老 舍 著

國 家 至 上

老 舍 著
宋 之 的

東 海 巴 山 集

老 舍 著

奴 隸 的 花 果

碧 野 著

瘋 狂

梅 林 著

！ 中 國 的 母 親 土 地 啊

王 亞 平 著

死 的 徘徊

田 莖 著

一九四四年歲末，我因職務上的關係，到加爾各答（Calcutta）去，很快就染上骨痛熱，入了美國陸軍醫院。當我病有起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那個肥胖的女看護長佛蘭斯（Capt. France）上尉送給我一本寫滿中國字的鈔本，她告訴我，那是不久前在醫院中病故的，一個中國軍官寫的。「他很年輕，而且很文雅，可是他染了不救的性病，」她很惋惜似地告訴我。不過，有一次在沒有別人在我們面前時，她悄悄向我說：「他是不該死的，但他服了過多的安眠藥片。」

下面就是那個年青人底鈔本，很抱歉，我曾在醫院中查過他底姓名，但已查不到了。有的說是他死前，自己把病狀記錄偷出焚毀的；有的說，他底記錄已經送到中國軍中去了。我也不再顧多事，因為這鈔本中死者寫過：「別找尋我，我是一個最不值得記住的人。」為尊重死者，我不再說更多的關於死者本人。

附註：鈔本由入院第十七日起，第四十一日止，前面缺十七節，篇末當中缺四節，缺處有撕毀痕跡，大概就是死者自己扯去的。

剛剛海勒醫生(Dr. J. A. Heller)給我行過手術走了，他說：「在二十四小時以內，你要平平的躺在這裏，不要動，你會被治愈的。」但我那能平靜呢？一想到，我曾有那種病菌在身體上，我怎樣會安靜呢？即令肉體可以安靜，精神是萬難平臥的。我相信科學，但科學的藥物只能使我暫時信以為潔淨了，而我的心被賦予不潔後，又如何會潔淨呢。

這真是我萬料不到的事！我受的教養都是潔淨的，由生下到現在，那一天我都在同惡劣的引誘搏鬥。尤其這幾年來，我總把自己提到最純潔的境界，我有時甚而想做個克制肉慾的人，但誰知道這結果比別人更壞，「你的血液中有螺旋菌。」多可怕的一句話！海勒醫生昨天告訴我的，他就把我由心底最深處打倒了。我不怨他，反而我要感謝他，他第一個使我清晰的了解到自己，淨潔，我是不配的。

昨天我真想死，死多容易了結一切。你死了，即令有人記得你，也祇是很短的時間，在淚水裏，在懷念裏，你便被人很快忘記了。但，我怕人家在我死後，站在我屍首旁邊，很鄭重的說：「看，這就是年青人的下場。」這多不公平的受責啊！但我必然會受

到的……當然她，她不會，也許不會。不，她不會的，她的寬大心中，不會抱怨任何人的。兩三年來，她整個心寬容着我，爲什麼她不再寬容我這一次呢，最後一次呢……

我真怕記載昨天，我同海勒醫生那一段談話。那給我太多痛苦。

「你結過婚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曾結過一次婚。」

「你同其他女人接觸過嗎？我的意思是說……」

「沒有，我懂得。」一停，我又說：「除去那一個女人，我絕沒接觸過任何婦人同少女。」

海勒醫生許久不言，默默想着；我確如在教堂中樣，把一切寬恕的心門打開，準備給所有人。他看着我的驗血報告，我在心底開始爲一個不可知的人祈禱了。

「你知道你的妻子——我的意思是說同你結過婚的那個女人，在同你接觸外，曾同別人接觸過嗎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的頭俯得很低！一瞬我的眼充溢着眼淚，我又緊接着向海勒醫生

說：「沒……」

醫生看了我一會，輕輕嘆口氣，然後站起來，拍拍我的肩說：

「謝謝你，我的問話完了，我曾使你痛苦。不過我是醫生，這是我的責任。」

「醫生，除去我，別人不該給以罪名的……」我胆怯的看着他。

「是的，你會寬恕人。」他走到門口，又回轉頭向我說：「你會被治好的。」

我的頭又俯下來，俯得更低，終於我抱住頭沉思起來。在這一瞬間，除去上帝，我再不知誰能了解我的痛苦。久久，我彷彿由睡夢中醒來，我看到了那個女孩子的寬平的額，那永遠貞靜的心，我即刻醒悟了，三年來我曾做過什麼？我是早該被天責的。三年來，我想由她身上使我忘去過去，使我再檢起自己青春，使我可以純潔。但對她是多深的折磨，我有侮辱她的光澤啊！……

誰又能知道，剛好就在這個時間，她完全忘記了自己幸福似的，給我那樣好的一封信。她說：

「……請你回來，假若我曾使你不愉快，我向你認罪。爲了你的幸福，我還有什麼

值得考慮的。雖然三年來那個女孩子，沒向你說過一個「愛」字，但除去對你的關心，她還保有什麼呢？……」

我自己有罪，我又惹人罪，難道這還不該受天責嗎？……

一記起她，我就感到自己又低落了一級。她是太寬大的。這次，她的寬大使我感到自羞。我不配這樣好的女孩子給我這樣關心。在我沒有受到科學的考驗，還可自欺的認為自己純潔，認為可以由她的聖潔寬大，偷取一點最純潔的情感，但這次我可沒有那份權利了，我看到她的每一句每一字，我就愈感到我對她是犯了不可救的罪，我用一雙汚手，捧了那顆潔淨無癖的聖心。這負疚比起我被發現的更重。這鞭責由昨天那一瞬起，我就俯首的，任良心一鞭一鞭抽打，我受而無怨。

我也想過，是否我該負這罪？可是還沒起始，我就已了解了，我不該，也不配去怨任何人的。不論這罪惡傳是誰給我的，總之因為我原有了罪，不然為什麼罪剛好給予了我呢？當罪落在我頭上，我就該把它頂在頭上，怨誰做什麼。即令別人為你担一點罪的責任，然而你畢竟已經有了。怨有什麼用！對於我愛的那個女孩子，我是祇有俯下身

體，求她免罪。我要永遠離開她了，我要用死爲她墮潔，讓她把對我的關心，對我的愛全收回去。那都是太晶瑩的珍貴。給予我，是我的罪……

記於入院第十七日

二十四小時過去了，但這對我有什麼不同呢？我想到的決不能再返到昨天以前了。

昨天以前，我還是佈滿幻想，佈滿活力，但現在都成了空的。雖然那個醫生告訴我，在昨天的治療後，我可能即刻就痊癒的，然而他即刻又加補了一句：「不過要再驗幾次血……」醫生，你何必騙我。我早已了解自己一被宣佈了有罪，那罪孽就沉重到深淵底了。我是不爲自己求恕的，不爲這罪求恕。醫生，死對我只是解放，一次懺悔……

也真怪，當我明知生命就要了結的，反而我倒願望能多活幾天。從前，我曾想過死並不難，對一切完全灰心的死去確難，現在這話對我倒說對了。只要我一想到死，那個女孩子面貌就在我面前出現了，像對我說：「真的，你一點也不留戀這世界嗎？你不說過，我曾救過你一次嗎？爲什麼這次我不能救你。」於是我就在死的門前停住了足。過去許多事全惹起我，貪戀短時的生。我想到，讓我把她同我三年來的一切記下來吧！也許這是我唯一眷戀，我對她的一切罪狀。讓她知道，她會錯把寬大給了一個不值得給的人。

但，這觀念一發生就迷惘了。三年的歲月是够長的，我想在短短時間內敘述那許多

是不可能的。而且，爲什麼我要把自己這個有罪的人同她記載一塊呢？我是不值得任何人記住的，我該永受責罵。可是我同她相處得太接近了，我死了，誰又再爲她提起那些夢幻似的過去呢？我是該埋葬掉的，但她對我的關係，對我說過的話全不該埋葬，那是該永存的。讓所有人來讚美她，來辱罵我吧……

該是三年前一個假期吧！那時我剛剛讀完了大學二年級。不知爲什麼，我的生命接近了絕崖，那時間，政治，哲學，文學，宗教，任何一種都不能再支援我生活下去。每天一由夢中醒來，一個漆黑的天宇就壓在頭上。我想掙扎，可是我倦得精疲力竭；我想哭，而聲已黯啞。一個二十二歲的年青人像八十歲的托爾斯泰，問起自己：爲何生，爲何活？爲何死？遠離了同學，藏起書籍，一天到晚，我思索着思索着。我喜歡夜深人靜時，走最僻靜的小巷，喜歡在暴風雨中踱慢步，常常夜很晚了，越過圍牆去小酒店中吃酒。死的氣氛罩住我，鬱煩，空寂，絕望的情感占有我整個。我想有一次遠走，一次無目的流浪。

就在那時，她哥哥給了我一封信，他說願我考慮遠行。他是我中學時代一個摯友。

他的信給我一個新奇安定。不久，第二封由他工作的飛機場中寄出的信，告訴我他的妹妹已經由四川向我讀書的學校來，要我一切照應她。當時我就答應了。一個對世無求的人。對任何人都會慷慨的伸出手來，何況一個朋友的妹妹。但就這偶然，使我度過了那次絕崖，事後自己也覺得奇怪。誰知，也因爲了這次偶然，使我粘污了她三年純潔，於今我才知道……

還記得第一次，我到旅館中找她，我們都像原是熟悉的。她的善良外表，同直爽的言談，很快就使我們很自然談起話來，一點不感到是第一次見面。

「我也不曉得入那一系好，我聽哥哥的話。」

「你哥哥是很好的，他有很好的理解。」

「是的，哥哥比我強得多。」她突然眼睛垂下了，呆一會，深沉的接着說：「年青不能受人養活，還要養活別人是悲哀的……」

我深深爲這話感動了，這只有最善良無私的人才會說出來的。然而這正出自一個十九歲女孩子的口中。我記不得當時我用什麼話解脫了這個話題，另談起她由四川來的旅

程。她即刻又興奮的敘述起路上各種情節，最後她說：「反正我很喜悅，我又旅行到一個地方。」沒說完，她就純樸的向我笑了，那笑中多少還含有一點孩子的稚氣。而這笑，一直到現在還不時的浮在我心裏，使我心灰時，突然又感到人生的溫暖。什麼笑，比孩子的笑更真實！更善良！

從那一次會面起，一直三年來我們沒有長時期分開過。幾乎是每天，我們總會在一塊度過一段時間。她初入大學，不論服裝上，理解上，甚而情感上，都還抱持了中學時代女孩子的特質。不知有多少次她向我說：「真不如在中學時候好，做做習題，科本讀完就完了。」她不喜歡噪鬧地方，吃東西不喜歡亂雜，服裝永遠那一件藍布大褂，這都很似她哥哥。確實沒有一件事，提起哥哥，她不帶着崇敬的神氣講他。不由的服從着他的見解。

她搬入學校那一天剛好是禮拜六，我說剛好，是禮拜六在學生的心中，是七天中最鬆閑的一晚，是該休息的。吃過晚飯，我到女生宿舍找她，她像正在等我，剛剛接到我要校工遞給她的小條子，就現在我面前了。她的臉雖然還有長途旅程的疲勞的殘跡，但，是

佈滿喜悅的。她向我說：「我住在五號。以後找我可要她們到五號來找。」由這句話上，我知道她已很能幹的佈妥了自己的住處。我問了她幾句關於她的住宿，伙食，以及其他事，便問她願不願去逛逛湖。那個湖是我讀書的那個城中唯一可愛的散步地方，我常常歡喜夜間一個人去逛的。在那個湖的傍邊，你走一會，凝視一會湖上的浮萍，你就會親切感到自然的惹人愛處。你的喜悅可以對它訴，你的悲哀也可對它訴，它永遠那樣平靜，寬大來聽從你，從不會有一絲厭煩的。

「隨便。」她第一次講出這兩字，記得因為我不喜歡這兩個字，她後來再也不講了。

那夜，月已經到了下弦。湖畔逛湖的人不多。我們最初誰都沒有言語，只靜靜的在湖邊走着。她偏着頭，讓一半頭髮拖在右肩上，緩緩走在我旁邊。偶而她也停一步，諦聽什麼，即刻就又趕上了我。湖水上月光正閃着滿溢的銀紋，湖邊的樹在輕輕搖動。一陣船槳划水的聲響，使我突然感到，我不該帶她來這樣靜的地方，她是對這個城太陌生的。

「這裏不是太靜了嗎？」我胆怯的問她。

「這湖真靜！月亮也好。」

「從前，你哥哥沒做事以前，我們總檢有月亮的時候來逛湖的。」

「哥哥告訴過我……不過白天爲什麼這湖不好呢？又僻又荒。……」

「只有剝去了所有浮世繁華，那一點純樸才是美的。」

她像默想我心話，過一會她的臉上一下佈滿了喜悅的光彩，她依緊了我說：

「小時候，媽媽就在這樣的有月夜裏，把小擗子搬在月下，我站在媽媽左邊，哥哥站在右邊，媽媽看着月，教我們學唐詩。哥哥記性好，對詩也喜歡，他們背一句學一句，我可就在媽媽肩上睡着了……」

沒說完，她自己就笑起來。

「你同哥哥真處得好呢？」

「不，那時哥哥常欺侮我，媽媽又單喜歡他。」她停了一下又說：「我們就小都各人有各房間。真的，一個家裏長大的，我們姊妹們的性子可都不同……」